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文学主编：陈忠实 李继凯



【第三十三册】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作品·散文

梁向阳 宋琦 杨红 / 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录

MULU

概述 /1

老山界 陆定一 /7

上前线去 陆定一 /10

离开老家的一天 童小鹏 /14

第六个夜晚 艾平 /17

深夜 莫休 /19

彭德怀速写 丁玲 /21

秋收的一天 丁玲 /22

我们需要杂文 丁玲 /29

“三八节”有感 丁玲 /30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33

二十把板斧 丁玲 /36

老婆疙瘩 丁玲 /40

- 谈鬼说梦的世界 丁玲 /41
民间艺人李卜 丁玲 /42
三日杂记 丁玲 /47
南渡乌江 铁命 /56
抢桥 莫休 /58
万里关山 范长江 /64
潼关之夜 杨朔 /69
英雄爱马 杨朔 /72
纪念鲁迅 成仿吾 /75
山水·人物 野蕻 /76
红灯 穆青 /79
六天的日记 肖向荣 /81
空袭延安的二日 柳青 /85
在故乡 柳青 /88
进城·出城 卞之琳 /98
黄河晚歌 雷加 /98
我歌唱延安 何其芳 /101
老百姓和军队 何其芳 /105
一个平常的故事 何其芳 /112
记冼星海同志 何其芳 /120
贺龙将军印象记 沙汀 /123
到华北前线去 沙汀 /128
捉放俘虏记 康濯 /135
三颗手榴弹 刘白羽 /139
爆炸的土地 刘白羽 /141
延安 师田手 /143
西行的向往 舒湮 /144
“五四”的火焰在延安燃烧着 果力 /149
陕北农村一夕 韦君宜 /151

- 悼纪毓秀 韦君宜 /154
- 纪念蔡子民先生 吴玉章 /156
- 追悼吴检斋先生 齐燕铭 /158
- 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冼星海 /163
- 从烦恼到快乐 范文澜 /174
- “别人”的事 周文 /182
- 路 荒煤 /183
- 打倒书呆子 荒煤 /186
- 生产插曲 夏蕾 /188
- 风景谈 茅盾 /193
- 白杨礼赞 茅盾 /196
- 开荒 茅盾 /198
- 忆冼星海 茅盾 /199
- 想到“血洗” 谢觉哉 /201
- 科学与选举 谢觉哉 /202
- “丢人”的是你们 谢觉哉 /204
- 谈难 乔木 /205
- 小品三题 乔木 /206
- 飘零的黄叶 张闻天 /207
- 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 欧阳山 /209
- 活在新社会里 欧阳山 /211
- 柳林随笔 欧阳山 /214
- 光明 艾思奇 /216
- 谈讽刺 艾思奇 /218
- 再谈面子 艾思奇 /220
- 最后的一颗手榴弹 田间 /221
- 又五次巡回座谈会风景录 高阳 /223
- 盐田行 庄启东 /227
- 向海洋 吴伯箫 /229

- 客居的心情 吴伯箫 /232
- 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 吴伯箫 /236
- 黑红点 吴伯箫 /240
- 化装 吴伯箫 /244
- 出发点 吴伯箫 /248
- 一坛血 吴伯箫 /251
- 生命的颂歌 郭小川 /256
- 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认识 李初梨 /260
- 奴才哲学 默涵 /262
- 可怕的居心 默涵 /264
- 何必装腔 默涵 /265
- 讽刺和歌颂 默涵 /266
- 萧克将军在马兰 马加 /267
- 塞行小记 魏伯 /270
- 愉快的心情 李述 /274
- 信仰 严文井 /276
- 敌忾同仇 海棧 /279
- 从侯方域说起 田家英 /281
- 狼叫 陈企霞 /282
- 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艾青 /284
- 金炉不断千年火 艾青 /287
- 还是杂文的时代 罗烽 /289
- 野百合花 王实味 /290
- 政治家·艺术家 王实味 /296
- 时代最高的声音 舒群 /298
- 论同志之“爱”与“耐” 萧军 /301
- 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 萧军 /304
- 杂文还废不得说 萧军 /306
- 王震将军记 周立波 /312

- 风沙延缓道 海燕 /318
- 垫脚石 草明 /321
- 村妇 均伦 /322
- 雨 郭沫若 /325
- 皆大欢喜 黄钢 /328
- 中秋节 朱寨 /331
- 我们在太行山上 海波 /335
- 记志丹同志二三事 王子宜 /338
- 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 陈学昭 /342
- 告别延安 陈学昭 /343
- 进入新老解放区 陈学昭 /346
- 窑洞阵地战 华山 /349
- 陕北游击队的故事 高朗亭 /356
- 渡金沙江 李立 /363
- 母亲的回忆 朱德 /366
- 南泥湾好风光 孔厥 /369
- 忆过草地 黄玉山 /372
- 北平西郊一带 周而复 /375
- 塞外风光录 周而复 /378
- 在农村里 张铁夫 /381
- 碉堡内外 冯牧 /384
- 警卫英雄李树槐 萧三 /389
- 记说书人韩起祥 傅克 /391
- 左权同志轶事 景伯承 /393
- 行军日记 王大化 /395
- 织席记 孙犁 /406
- 相片 孙犁 /407
- 采蒲台的苇 孙犁 /408
- 我的爸爸叶挺将军 叶正明 /410

- 子长陵 程秀山 /413
- 纪念星海 金紫光 /415
- 稻色稻香惹人欢 延国民 /418
- 外国记者看延安 张香山 孙铭 /419
- 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 朱穆之 /423
- 延安巡礼 林间 /425
- 延安的期待 林间 /427
- 沙原上 曾克 /430
- 简论市侩主义 雪峰 /431
- 延安时期散文存目 /435

概 述

延安文学特指 1935 年 10 月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特别是 1937 年 1 月进驻延安后,以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的文学现象。它是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区文学和左翼文学为源头,在气质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间跨度上是从 1936 年 11 月在陕北苏区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它深刻地影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当代文学走向。

“文章合为时而著”,延安散文因其“文学轻骑兵”的特殊性,在延安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延安散文也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的延安文学,主要是为抗战而呐喊,延安散文自然也参与到延安文艺建构洪流中。

早在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的史料征集委员会,编辑了一部十多万字的《红军长征记》,其作者既有普通战士,又有著名的红军指挥员。这组文章真实地回忆了长征途中的战斗、行军、英雄人物和战友之间的生死友谊。其中,著名的有铁命的《南渡乌江》、陆定一的《老山界》、李立的《渡金沙江》《过雪山记》、黄玉山的《忆过草地》等。这些文章既是很好的史料文章,也堪称很好的回忆散文。

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抗战堡垒与革命圣地,海内外知识青年和左翼作家络绎不绝奔向这座陕北高原的小城。一时间,出现“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滚滚潮流。从 1936 年到 1941 年间,到达延安的知名文化人有丁玲、周扬、艾思奇、张庚、周文、徐懋庸、柯仲平、何其芳、陈学昭、萧三、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光未然、严文井、田间、罗烽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大大小小三四十所学校,专门培养各类抗日人才。尤其是 1938 年 4 月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招收和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另外,各类文艺协会和刊物在延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或出版。这犹如“虹吸现象”一样,吸引了更多

的文艺人才进入延安,也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为了引导人们对延安的文化认同,仅在1937年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就先后组织了三次大的群众性纪实文学的创作活动。“一是《我怎样到陕北来》,由许多从各地来陕北的人执笔,反映中国各地前进的青年是怎样由各个不同的道路走到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来。二是《十年牢狱生活》或称《三千六百日》,十几年来不少前进青年,经历了长期的狱中生活。这个集体创作就是由一位坐了十年牢狱的某君号召,由全国各地在牢狱里生活过的人执笔。三是《五月的延安》,以各种不同的手法,反映延安各方面的生活。”^①在这三次集体创作活动中,“五月的延安”征文活动影响最大。编者从三百五十篇来稿中,选出五十五篇较优秀的作品辑录成集,反映了1938年5月延安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成为延安生活的重要历史记录。

与此同时,潮水般涌入延安的文化人士、救亡学生,也开始用散文来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放开嗓子歌颂延安乃至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样,大量情文并茂、歌颂延安的抒情散文在延安出现。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师田手的《延安》,就是以激情和浪漫的笔调歌颂了延安的新景象、新风尚、新事物,抒写热爱延安的情怀。茅盾先生1940年在延安有半年左右的短暂讲学经历,他离开延安后,满怀深情地写作了《白杨礼赞》《风景谈》《忆洗星海》等散文。尤其是《白杨礼赞》,抒情写景,从容洗练,托物喻人,寄托宏大,成为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强调“真实性”。在“文章下乡、作家入伍”的现实语境中与英雄辈出的年代,延安的记人与叙事散文,因其能迅速直接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具有真实感、现场感与及时性等多重属性。延安早期的记人散文多着重描写八路军高级将领,最终使这些传奇英雄走进了公众视野,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1937年)、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1938年)、陈荒煤的《陈赓将军》(1939年)和《刘伯承将军会见记》(1940年)以及沙汀的《贺龙将军印象记》(1940年)等。在战争年代,传奇式英雄将领自然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人物,作者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描写这些传奇英雄,也正好满足了百姓渴望英雄出世的理想情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沙汀的《贺龙将军印象记》,记述了八路军高级将领贺龙的生活风貌,不是正面表现人物的革命

^①刘增杰等:《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经历和业绩,而是以素描方式着重勾画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与精神品貌。文章既尊重事实,又采取了小说的一些艺术手法,在言谈中追述贺龙传奇经历,又极精彩地描摹其性格化的言谈举止、细节,甚至小的过失,把贺龙将军的倔强、豪迈、英武与自信突显出来。沙汀笔下的贺龙形象是非常真实感人的,沙汀对于如何以纪实性的散文笔法叙写真实的人物,乃至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与此同时,特写散文与回忆性散文在延安也拥有空间。纪实特写散文自觉地利用散文在叙事方面的优长,真实地记录战争场景。其写作技法类似小说,但与小说不同的是故事与人物是真实的,具有亲近感和真实感,因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如野蕪的《山水人物——边区映图》、刘白羽的《三颗手榴弹》、穆青的《红灯》、柳青的《空袭延安的二日》、果力的《“五四”火焰在延安燃烧着》、田间的《最后一颗手榴弹》、高阳的《又五次巡回座谈风景录》等作品,均以特写的方式还原场景,给读者以真实感。而回忆性散文以非虚构的亲历性特点,向读者讲述作者所见所闻的事实真相。如吴玉章的《纪念蔡子民先生》、齐燕铭的《追悼吴检斋先生》、韦君宜的《悼纪毓秀》、冼星海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范文澜的《从烦恼到快乐——答“我怎样会来到延安”》等回忆散文,是以痛悼亡人、追忆往事、表现作者的真实情感为主旨。

杂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也有短暂的繁荣。杂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形成了注重批判性论证的传统,这一传统与抗战初期全民一致对外的态势不太适宜,所以在延安很少有专门从事杂文写作的。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干革命”等崇高行为已经日常化后,作家对陕甘宁边区存在的一些“官僚主义”以及轻视知识分子的不良作风有了诸多不满,又纷纷拿起杂文的武器抨击时弊。著名作家丁玲是这方面的代表。她进入延安后曾发表过如《作家与大众》《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干部衣服》《战斗是享受》等杂文。其杂文均是以身边琐事为题材,以小见大、短小精悍、直言直陈,多是对小说中思考问题的直接诠释。1941年10月23日,她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文章指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而我们却说这里是不宜写杂文的,这里只应该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这篇杂文明确主张把杂文作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的手段,积极参与反对革命内部的封建主义的斗争,

强调使用杂文的目的,“只是为着真理”。其逻辑支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传统。

在丁玲《我们需要杂文》的号召与鼓动下,延安的作家们纷纷拿起笔写杂文、随感,这也就形成了延安1942年短暂的“杂文之春”。这一时期,出现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和“耐”》以及王实味《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这些杂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针砭时弊的功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不可否认,这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的文学潮流,具有明显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的取向。然而,当时的延安还是在战争阴云笼罩下初步建立起来的民主根据地,外部有日寇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内部有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干扰。作家对延安存在问题的“暴露”“批评”与民主诉求,自然很不利于全民抗日。这样,在延安“文艺整风”开始后受到批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列举的当时延安文坛存在的多种糊涂观念,如“人性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问题,在受到激烈的批判后,这些问题再也没有在延安文坛上出现。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开展了文艺工作者下乡和“整风运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延安文艺新时代”:一是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开展,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方式;二是作家个性化的写作让位于集体创作;三是文学语言与形式追求迎合工农兵审美的民间化与大众化的路子;四是反映工农兵,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作品大量涌现,使解放区文艺面貌焕然一新。

这样,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散文也有了自觉言说的转型。散文作者们自觉放弃了个性追求,真诚地融入工农兵之中,表现为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和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写。这样,普通的工农兵英雄模范进入延安乃至整个解放区散文的视野。在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一股书写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的热潮,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如萧三的《警卫英雄李树槐》、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杨朔的《英雄爱马——记劳动英雄程金明》、艾青的《金炉不断千年火——记佟玉新》、周立波的《王震将军》、傅克的《记说书人韩起祥》等。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抒写延安乃至陕甘宁边区的美好生活的散文也不断涌现,如吴伯箫的《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丁玲的《三日

杂记》、欧阳山的《柳林随笔》、孔厥的《南泥湾好风光》。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批判等级制度、反对家长式武断作风,要求尊重作家,提倡妇女解放等针砭时弊的杂文,在延安的文学园地里销声匿迹了,但杂文这种文学形式仍然存在,并呈现出这样的状态:一是杂文成为革命队伍内部解决一般思想问题的有效工具;二是杂文对外仍承担着无情揭露一切反动派无耻面孔的功能。杂文对敌人仍是匕首、是投枪,承担着战斗武器的功能。尤其是抗战后期,延安杂文讽刺与揭露的重点已经由日寇转向对蒋介石和日寇并重的程度,如默涵的《何必装腔》、田家英的《堵河》、彦修的《重庆的喜剧》《“聪明的”卖国和“笨伯的”卖国》等。

由此可见,延安散文在延安文艺新时代里,更成为新秩序的维护者,表现为“作为文学一支轻骑兵,却能及时参加战斗,迅速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同样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①。

另外,一些短暂进入延安的作家、记者、知名人士写延安的纪实作品,也可以视为反映延安的散文。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是一块神秘的新天地,许多作家、记者、知名人士纷纷踏上探秘之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是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中国人,他写了《陕北之行》,详细而生动地介绍延安风貌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记者任天马 1937 年写出的《活跃的肤施》,作家陈学昭 1937 年写出的《陕北访问记》,等等,均客观而真实地介绍了陕北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当时均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完全可以当作反映延安乃至陕甘宁边区的纪实散文来阅读。

^①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老 山 界

陆 定 一

我们决定要爬一座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下午才动身,沿着山沟向上走。前面不知道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累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头喊着“走,走,走”,就站起来再走。满望可以多走一段,可是走不了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肚子饿了,许多人烦得叫起来,骂起来。我们偷了个空儿,跑到前面去。地势渐渐更加陡起来。我们已经超过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的尾巴上。恰好在转弯处发现路旁有一间房子,我们就进去歇一下。

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女二人,男人大概是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

“大嫂,借您这里歇歇脚。”

“请到里边坐。”她带着些惊惶的神情说。队伍还是极迟缓地向前行动。我们就跟瑶民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不论是谁,不论他们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们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没有不变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的。今天对瑶民,我们也要试一试。

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

她说她原来也有过地,但是汉人^①把他们从自己的地上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她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

她问我们饿了没有。这一问正问中了我们的心事。她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放在房中间木头架成的一个灶上煮粥。她向我们道歉,说没有多的米,也没有大锅,要不就多煮些给部队吃。我们给她钱,她不要。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来一袋米,够吃三天的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缺乏,我们还是把这整袋子米送给她。她非常欢喜地接受了。

^①这里指当时汉族的地主恶霸。

部队今天非夜里行军不可,她的房子和篱笆都是枯竹编成的,我们生怕有人拆下来当火把点,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显眼的地方,告诉我们的部队不准拆篱笆当火把。我们问了瑶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砍来做火把,就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

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因为确是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民母女吃。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再前面才是塘坊边。我们现在还没到山脚下呢。

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烧了些水给大家喝。一路前进,天黑了才到山脚,果然有许多竹林。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这真是我生平没见过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地陡了,不由浑身紧张,前后呼喊起来,都想努一把力,好快些翻过山去。

“不要掉队呀!”

“不要落后做乌龟呀!”

“我们顶着天啦!”

大家听了,哈哈地笑起来。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一步地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

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又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传下命令来说,就在这里睡觉,明天一早登山。

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下去到竹林里睡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路上睡么?路只有一尺来宽,半夜里一个翻身不就骨碌下去了么?而且路上的石头又非常不平,睡一晚准会硌死人。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一条毯子,横着心躺下去。因为实在太疲倦,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刺入肌骨,浑身打着战。把毯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

们这样地接近哪！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四围的山把这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边和下边有几堆火没有熄，冻醒了的同志们围着火堆小声地谈着话。除此以外，就是寂静。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

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爬过这座山。因为山路很难走，一路上需要督促前进。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刻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下山上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忙了一会儿，再向前进。

走了不多远，看见昨晚所说的峭壁上的路，也就是所谓雷公岩的，果然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然不很深，但也够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了很多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再过去的。有几匹曾经从崖上跌下来，脚骨都断了。

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上面的路虽然还是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我渐渐地掉了队，顺便做些鼓动工作。

这很陡的山爬完了。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恰巧来了一个瑶民，同他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

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吃饱。肚子很饿，气力不够，但是必须鼓着勇气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用完了，就一路写着标语贴。累得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上躺一会儿。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远了。许多运输员都走到前头去了，剩下来的是医务人员和掩护部队。医务人员真是辛苦，因为山陡，伤员病员都下了担架走，旁边需要有人搀扶着。医务人员中的女同志英勇得很，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员病员，一点也不知道疲倦。回头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很密，大概是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①正跟敌人开火。远远地还听见敌人飞机的叹息，大概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

到了山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上

^①红军第五和第八军团。长征时这两个军团担任后卫。